



城市发展离不开
艺术“监视”
——百年后项目“世纪相机”给今天带来了什么？

◆ 寿达琳(本刊美国纽约特约评论员)

■ 斑驳的墙面,透射出历史的痕迹

钟媚 摄

编者按

5月16日,美国一名概念艺术家在德国柏林进行了一项名为“世纪相机”的神奇艺术实验,他邀请当地民众将百部针孔相机隐藏在市区内不同场所,进行极长时间的曝光。这些相机将会在未来100年时间内,记录下柏林城市街头的变迁,这不仅是一种艺术行为,更是一项城市记忆项目。

城市记忆
留下时代风貌感受变迁

今年42岁的美国概念艺术家基茨与柏林当地一家画廊合作,开展了他的一项神奇创作——一项将在百年后出现的展览“世纪相机”。你可以把这个项目看成是单纯的摄影创作,因为它的创作方式就是简单地利用相机,记录下德国柏林这座城市的历史风貌;你更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艺术实验,因为这个项目需要历时一个世纪,并且集合了百名以上的普通市民的拍摄。对于柏林市民来说,这是一项有趣的活动,他们只要提交很小一笔订金,就可以获得一部内置针孔镜头的罐头相机,然后只要将相机摆放在城市街头所喜爱的任何地点即可。这些相机被摆放在柏林街头一百年,并且在未来悄无声息地记录下这座城市的一点点变化和发展,尽管现在的我们只能在脑海中幻想一下这项展览未来会是如何令人震撼和感动,但是2114年的人们就能在这项艺术创作中感受到我们的时代,实在令人期待。

当我们还习惯于用文献、相片和影像这样普通的手段来保存历史的时候,用艺术的方式来记录城市风貌和人文精神的创举也在不断出现,这种方式上的变迁何尝不是一种时代的变迁?想想看,如今被我们当做历史见证的19世纪“各门各派”的油画,成为了今天的历史;如今的艺术行为又何尝不是在为一个时代留下艺术人文呢?

民众参与
市民为城市历史“接力”

作为一项记载城市历史的艺术创作,它的规模之大绝不仅是体现在时间跨度上,在参加创作的人数上也很宽泛,只要你愿意,你就能为城市记忆贡献一份力。如果没有不可预测的因素影响,在这百年间,参与这项活动



■ 建筑上每一块石头,都是一个历史的符号

钟媚 摄

热门艺术评论

为什么不“自己”来?

◆ 尹仁沐(本刊特约评论员)

法国街头艺术家JR个展近日在上海举行,包括在MID画廊、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及在上海市区移动照相车的活动三部分,展期分别为:5月17日至7月5日、5月16日至6月15日、5月8日至7月12日。这位在2011年来上海举办名为“城市的褶皱”个展的艺术家,曾经用普通老年人的巨幅照片震撼了不少人,因为他将照片张贴在了上海具有代表性的,还有等待拆迁的建筑外墙上,将城市与老人结合,让人们不得不想到城市发展中老年群体的关注,并深受感触。今年,他又一次到上海,展现了更多思考。有意思的是,其中一部分是主办方为上海“量身定做”的一辆“inside out”卡车,公众可以免费参与其中,拍摄自己的肖像、表达自己的观点等。

这样的形式让我突然意识到,近些年来,一些反映城市变化、记录城市变迁的艺术家和艺术创作正风靡全球,有人要用一百年来记录德国柏林的城市变化,也有人用老照片追思城市发展的种种往昔,但是看看这些创作的艺术家就会发现一个不争的事实:绝大多数反思城市发展的艺术创

作都是外国人的杰作。尽管这几年在上海也有不少有关城市记忆的展出,但是很多都只是普通的文献和老照片展出,与之相关的艺术创作却很少;又或者是像JR这样的外国艺术家来创作的有关中国城市的艺术作品,不得不承认,国内的艺术家的作品还甚少出彩的城市记忆类作品创作。

问题来了,为什么外国艺术家能在城市记忆方面独具匠心,我们的艺术家却鲜少有佳作出现呢?我想,关键还是在于我们的思想没有变化。对于艺术创作,很多艺术家还是把它更多当成抒发个人己见的方式,即便是对城市问题进行反思,往往也是用非常个人化的形式和观点来创作,而并不是抱有让老百姓参与,或者描绘出老百姓眼中的城市面貌这样的出发点而作的。缺少了对城市进行观察记录和为市民创作的意识,又怎么会有打动人心的城市记忆佳作问世?其实,让老百姓“自己”参与到艺术中,让艺术家“自己”加入到城市观察中,才能有属于城市“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艺术记忆,不是吗?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的艺术家还需拿出更多责任感来。

的人数将达到几百人,甚至可能成为一场撼动时代的“世纪接力”。

根据要求,当市民安置好罐头相机后,就不再接触它们,直到需要交接给下一代时,才会告诉他们相机放置的位置,等到一百年后,他们的子孙才会取回相机,并且将照片冲洗出来。等到那个时候,他们可以选择是否将照片交还给画廊,参加“世纪相机”的展出。也许大部分人都会很乐意将自己“祖传”的成果拿出来与更多人分享,但也可能会有人更希望将这个成果珍藏在家中,但无论这些照片公开与否,这些曾经参与到这项活动之中的人本身都已经享受到了艺术创作的过程,这种无形的收获比之实物的艺术藏品,恐怕更能触动情感,参与了活动的市民对于柏林这座城市的感受恐怕也会更加特别。在这些影像中,观察着每天生活着的城市的发展变化,既能追忆往昔的时代风貌,更对为城市将来的发展产生启示。

艺术行为
不以艺术家个体为中心

或许很多人至今还传统地认为,一个艺术家的创作就必须是他独自一人将所思所想用各种手段表达出来,然而事实已不尽如此。就如基茨这次的创想那样,找来许多与艺术创作无关的普通老百姓参与创作,也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可以说,艺术家之于其作品的主导地位已不再体现在创作本身这件事上,而是创意本身成为了完全的主宰。

严格说来,这项“世纪相机”目前为止也只是在进行中的创作,由于历经的时间非常长,我们也无法断言,在2114年的人们是否真的能够看到这场展出,毕竟作为发起者的基茨几乎不可能活到142岁。换句话说,等到2114年,真正能够最终实现这个作品的人我们并不知道是谁。正因如此,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的是,艺术家正在逐渐减少其主角地位,也可以说,人在艺术创作中的绝对地位正被颠覆,艺术的本体性却越来越明显。

“世纪相机”的创作目的性很明确,它是为了更好地让人反思过去,并展望将来的城市发展与变化,因此这个创作是为了城市未来而生。即便基茨会无缘见到这个创作的完成,但他的构思却已实现。对于很多还认为创作是服务于创作者的艺术家而言,这何尝不是一种新概念的冲击?与其想着怎么创作叫好又叫座的作品,不如更多地想想作品能给观众带来怎样的思考。